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心书书影

小说世情

车过儋州

五

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转马灯一般上上下下，三十年太长，河东河西仿佛花开花落。几年后，宋哲宗亲政，章惇启用为相，凡元祐所改，尽皆恢复，投上所好，宣仁太后，也被说成老奸擅国。旧派大小官僚一下沦为鱼肉，刀俎下虽无血光，却处处是泪痕。死去的人，妻儿也受波折。

复仇的火焰在胸中一经燃起，再也不能熄灭。得势后的章惇甚至想掘开司马光、吕公著坟墓，用兵斧砍他们的棺材。宋哲宗血气方刚，却也不敢答应，只是拆掉了牌坊碑石。

司马光重儒家理学，道德文章一流，《资治通鉴》字字如卵石，处处守礼卫道。他自号迂叟，身为一国之相，不知道土地是国之根本，着实让人一叹。任相期间将神宗朝时无数军民生命夺取的安福、葭芦、浮图、米脂四寨等地，无偿送给西夏，并恢复废除多年的岁币“赏赐”。他觉得那几个寨子身处孤僻之地，朝廷难以援救，又非肥田美地，不好耕垦，地非险要，无需守御，还要分屯兵马，浪费粮食。如此行径，强权如章惇的人哪里看得惯，怕是在心里早已谋杀人家几百回了。

北方春日照例来得晚一些，初夏四月的东京也早已草木葱茏，夏色可望。五十九岁的苏东坡搬家带口攀山涉水，举家南迁广东英州。走到半路上，官兵快马追上，苏东坡在荒山野岭接受诏令，章惇还是觉得罪不足罚，将他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更远的岭南惠州，不得签署公事，不得干涉政务。花甲之年的苏东坡有严重痔疮，依靠马车和帆船，一路颠沛流离，苦不堪言。

惠州两年多，苏东坡苦中作乐，在白鹤峰买了数亩土地，打算终老。新居建成，欣喜作诗说：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诗有脚，传到章惇耳中，他顿感不悦，说：“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！”于是再次贬谪，这一次发配得更远，苏东坡要跨海前往遥远的儋州了。

实在，苏东坡的惠州并不如意。曾屈居荒僻的僧舍，蚊虫横飞，人迹罕至，荒凉至极。近年花甲的老人，在宴请知州詹范时，有感于仕途之变，还有人生的困境，做过一阕《临江仙》词，寥寥数语，写尽人生酸甜苦辣：

九十年春都过了，贪忙何处追游。三分春色一分愁。雨翻

笑阵，风转柳花球。

我与使君皆白首，休夸少年风流。佳人斜倚合江楼，水光都

眼净，山色总眉愁。

春日已逝，奈何一直忙忙碌碌，如今不知何处觅春。或许还有三分春色，但更有一份愁绪心头。雨水打落榆荚，在空中四处飞舞，柳絮染成泥球。我们都老了，头发花白，年少风流再也不想提起，往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。佳人倚靠在合江楼边，水光清静，景色很是迷人，可是我看了总是伤感。这样的诗词怕是没有人给章惇看吧，或许看了也浇熄不了胸中的恨意。

黄庭坚诗云：“子瞻谪岭南，时宰欲杀之。”此时，章惇已动杀机，欲置苏东坡于死地。章惇才识过人，也有公心，儿子考中进士，并不偏袒，只是性格过于激烈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他似乎过于锱铢必较。为防民之口，居然请诏各地探察有妄言者按律论罪，一时告密之风兴盛。有人酒后醉话，皇帝也不以为意，章惇却按律将其惩处。妻子张氏贤惠，病重将死再三嘱咐，宰相一任，不可报复别人。丧期满后，章惇不能忍受丧妻痛苦，友人劝他悲伤无益，不如记住妻子临死前的话。章惇无言以对。

流放途中，凡苏东坡经过之地，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待之以礼，章惇定予严惩，使得沿途州郡官员纷纷避而远之，苏家人只好在寺庙道观中歇宿。后来章惇自己也被贬，零落岭南，想租用雷州一户人家房屋，房主说当年苏辙进来，章丞相差点让其破家，不敢出租。章惇亦如商鞅作法自毙。

当年秦惠文王以谋反罪捉拿商鞅，他好不容易逃至边境，守城军士却不让出城，旅馆投宿，按照以往制定的法则，店主若留宿也有连坐之罪。商鞅只好潜回封地，出兵郑国，秦国讨伐他，终被杀，尸首拖回咸阳，车裂示众，尸身散落一地，更祸及家人。后世有人演义：四野人海欢呼起来：“商君万岁——”“新法万岁——”泪水挂满了每个人脸庞，却没有一个人号啕痛哭。倏忽之间，天空乌云四合，鹅毛大雪密匝匝漫天飘落，旷谷般寂静的刑场飘出悠扬的琴音。商鞅的歌声弥漫在天地之间。台下五头怪牛被无声驱赶出来，铁索慢慢绷紧，骤然间天地迸裂，天空中炸雷滚滚，暴雨白茫茫连天涌下！厚厚的雪地洒下了猩红的热血。冬雷炸响，一道电光裂破长空，接着一声巨响，怪诞的刑台燃起了熊熊大火！刑场陷入茫茫雪雾之中……真实的历史哪有如此悲壮的诗情画意。《战国策》说商君归还，惠王车裂之，而秦人不怜。非独秦人不怜，我也不怜，虽哀其人却恶其事。

庙堂机枢，纷乱如麻，一念之中，多少生死多少悲欢。苏东坡自然是妙人，章惇也并非一张奸诈脸谱。只能说造化弄人，彼此都钻进了尘世大雾。大雾弥天，局中人不知南北，旁人更难辨东西。

苏东坡六十二岁那年，再一次被贬。同时受贬的还有苏辙、黄庭坚等人。此回贬谪地，尽属章惇得意，苏东坡字子瞻，瞻字似瞻，贬往儋州；苏辙字子由，由雷相类，贬往雷州；黄庭坚字鲁直，直宜同底，贬往宜州。戏弄大贤于股掌之间，如此游戏，翻手覆手为云为雨。据说有方士测字，苏东坡贬儋州，儋字立人傍，立者，起立之意，东坡老先生还能北还；雨在田中为雷，老天恩泽，子由当能赦免；宜字最凶险，直盖棺材，黄鲁直大大不妙，恐怕不能生还。数年后，东坡遇赦北归；子由也回到颍川养老，十余年后才作古；一言成讖，黄庭坚果真死在宜州。

《老学庵笔记》谈及黄庭坚之死，陆放翁文辞清丽，读后总觉得有怅然。到宜州时，一无可住官宅，又无民房租借，黄庭坚只好委身一处城楼上。屋子低矮潮湿狭小，秋日酷热潮湿狭小，秋日酷热难熬。有一天，忽然下起小雨，黄庭坚喝了点酒，微微有些醉意，坐在凳子上，从栏杆间伸脚到屋外淋雨，回头对朋友说：“吾平生无此快也。”未几而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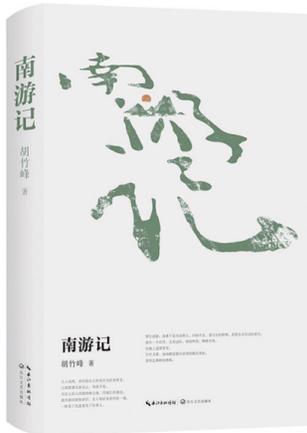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山·人民文学奖·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



言似有尽 意蕴无穷

——读胡竹峰散文集《南游记》

孙功俊



《南游记》 胡竹峰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去，供亲朋好友前来发丧饮用；有写岛屿的风光之秀美。追古抚今，得意是空，失意也是空。平凡里有尊贵，朴素里有大美；有写琼中风物之俊美。自然里有人情物理，谷物实则谦虚，稗草空而自恃，常常一语道破自然生命“天机”；有写海南饭食之味美。家常食材，多无烹饪，大味自然，大美自然，质朴无文，是缺憾美，亦是朴实本真自然之美。作家言“饮食之道，是天性，也是男女大欲所在。有人戒除荤腥，三餐素素，固然心性了得，也不必以为肉食者全然鄙陋”，真所谓食出了大境界、大智慧。

日常化的书写海南的自然景观，以及关于海南的历史文化，在《南游记》中得以全方位呈现。具体到日常化的叙事，这样的处理也随处可见。

比如在《祥云起》一文中，对内角遗址、莲子湾遗址的描述，作者有意插入了当日天气的状况：“天气晴好，头顶大块的云，白得像新出蒸笼的米糕。”在《在东岭》中，“我”站在山顶，发现石径上如蚁的行人，以及对东岭摩崖石刻周遭环境的描写，都是见闻入文的直接体现。再如《赴甘泉岛》文中，作者对海面景象的描绘，也是眼见为实的体现，观察对象呈现的特征依然成为“我”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篇目的背后，作为游历者或生活观察者的“我”始终是在场的，“我”的观照，或曰他者的体验，无疑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视角。

《南游记》以游为先导，最是思绪万千，又是以地域为中心，盛开思绪之花。写景写物写见闻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心性之意。所以这样的“小游大记”与常人相反，更有很多篇幅是记录了一种神采飞扬的思绪，那种感觉是一幅大师水墨画，一点深墨浓墨，数滴清水，顷刻氤氲成一朵朵盛开的花。状景与写史并叙，务实与写虚交融，文字深深浅浅，长长短短，来来去去，偶有一闪而过，像是从书中甩出来的响鞭，在读者眼前一晃，遽然一惊。

自从2018年《中国文章》出版后，短短五年的时间，胡竹峰陆续出版了《击缶歌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：中国碑帖之美》《南游记》五部散文集，创作成绩斐然。胡竹峰的散文特点鲜明，正如丰子恺散文奖的授奖词所言：“胡竹峰善于疏密用墨，以淡然的文字晕染春秋，得了田园画的纯朴自然，又见山水诗之清雅高洁，言似有尽，意蕴无穷，不露斧凿痕迹，翩翩绚烂多姿。”



龙年留影

孙世华摄

草木情探

草木知音

钟玉红

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道：“如果你来找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”我被这句话深深打动，自此踏上了养花之路。自养花以来，从最初的玫瑰、郁金香，再到攀爬的月季、三角梅等，以及可食用的薄荷、迷迭香。这些花儿不仅是四时生活里难得的闲情逸趣，更在每日打理中，为我带来哲思和惊喜。

眼下正是寒冬，园中的花儿们依旧热烈地盛开着。远看，三角梅宛如一挂燃烧的红色瀑布，蓝雪花在风中轻盈舞动，玛姬婶婶也绽放得娇艳欲滴。粉嫩的长寿花、鲜绿的绿梅以及艳丽的山茶花，也都带有了花苞，铆足了劲儿，准备绽放最灿烂的风采。每当天气放晴，我就会拿起剪刀，细致地修整枯枝与病枝。仔细观察每一根枝条，与它们说着悄悄话，让它们在冬日的暖阳下，好好休养生息，期待来年繁花似锦。这看则是与草木交流，实则是与自我内心共鸣。

我养花的方式非常简单。让它们自由地吸收天地的露气，只在土干了的时候浇水，每月施一次肥。即使酷夏寒冬，它们也能顽强生长。夏天，

蓝雪花最喜水，每天都得浇水。否则，开得正欢的花儿就会像肚子饿了似的耷拉着脑袋。但只要给它喂一勺水，它就会重新精神焕发地抬起头。到了寒冬，绣球、茉莉的叶子会枯萎掉落，等到第二年春天，它又会重新发芽，长出嫩绿的叶子，接着鼓出花苞，顺利地绽放。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，植物枯萎并不意味着死亡，它们只是在积蓄力量，等待有一天重新活过来。就如我们做事，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，默默努力，总有一天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园中香气四溢，各种花儿竞相绽放，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芬芳。在冬季的深处，梅花凌寒而开，让整个园子弥漫着清新的香气。春天的四月，蔷薇轻轻展露淡淡的粉色，月季则每月都以不同的姿态盛开。酷热的夏日，荷花与绣球花争奇斗艳。但我钟爱的却是秋天的桂花，一阵秋风至，桂花纷纷扬扬飘落，宛如金色的雪花，香气浓郁，就如李清照所言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清疏迹远只留香。”此时我会撑起一把伞，挂在树枝上，用竹竿轻轻敲打树枝，让那些小

小的金黄落入伞中。再倒入笕箕内，用它们来制作美味的桂花粥和桂花糕。此外，我还会制作桂花糖水，将一层桂花和一层蜂蜜仔细地封入罐中，再放入橱柜中，经过时间的沉淀再食用。

我开始养花后，结识了一位花友。他在花园里精心养殖了几缸荷花，他总是精确地选择在某月某日上午的某时某分，去拍摄一朵花。他告诉我，那一分钟是这朵花在一整年中绽放得最完美的时刻。在我没养花前，从未意识到，一个熟知花草树木的人，内心竟能如此细腻。这让我想起了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记录树上的野果：“悬钩子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就成熟了，直到八月还能采到，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数七月十五左右。”需要多少次的亲近与触摸，一个人才能成为一株植物的知音？对于爱花的人，得到的不仅仅是花的照片，更是对生活诗意的洞察。对于爱树的人，采到的也不只是一个果子，更是对生命哲理的领悟。只因在等待一朵花绽放、等一棵树结果的过程中，早已在时间的格子里写满了诗。

花栗鼠

张港

花栗鼠，在小兴安岭，这小东西蹦蹦跳跳的，多得很。

下乡第三年，我参加了新点垦荒。垦荒么，先得有人迹没有的荒野搭马架子。马架子没窗户，更没电。一到晚上，闷得要死，我们只能趴在炕上，胡说海吹，讲在学校气老师的故事，讲班级的女生，讲曾经养过的狗。闷得慌，憋得慌。天天如是。

天一亮，林子里热闹了，布谷鸟儿咕咕咕，五彩雉雄忽地飞起，还有兔子，豹子，狼与熊也看见过，最多的是花栗鼠，这家伙两手捧着橡果，坐得像个大老爷，小嘴飞快地嚼着，见人来了也不理。

有一只花栗鼠，进入我们的马架子。马架子里有吃剩的馒头、土豆块、大头菜叶子——这些远比林子里的橡果好吃。我们故意把馒头掰成小块扔到门口，扔成一条线，引它入室。渐渐的，它大模大样地进进出出，我们吃饭，它就立坐在边上，瞪大黑眼睛盯着人的手。我们故意馋它，它竟然跳上板铺，有动手抢的意思。可能是让我们喂的，这只花栗鼠胖乎乎的，毛乎乎的，很是可爱。

雨天不能出工，我们躺板铺上要懒。大宝突然光着屁股跳起来，大叫：“耗子！”这环境，耗子多，踩都踩死过。朝那儿看，只见大宝的被子一动一起的。我上手摁住，本想捉个活的，然后塞某人裤子或书包里。被子一掀，是那花栗鼠。被抓的花栗鼠根本没有当俘虏的表情，被扣着，左顾右盼，眼睛倒眯上了。人就这玩意儿：喜欢将宝物藏起来，将可爱的动物关起来。我们决心将花栗鼠关进笼子。志和用笕条编个笼，就塞花栗鼠进去。这一来，随时随地可以逗它玩它，随时随地可以喂它吃的。比方说，大宝想骂志和，就指着笼子说：“你们哥俩一个德性。”

多一只花栗鼠，马架子里笑声多了，苦闷中增添了些乐趣。那天收工，又见花栗鼠开开心心。志和说：“还是当花栗鼠好，不用干活。”可是，一看笼子，我的妈呀，空空如也，一个大窟窿。我说志和：“你可真笨，比花栗鼠还笨。它牙那么厉害，笕条子关得住么？”志和说：“你比它聪明，你咋不早说？”正吵着，那花栗鼠从板铺下跳出来了，瞅瞅这个，瞅瞅那个，好像说：吵什么？根本就不该把我关进笼子。

运石头的土筐是铁丝编的，两个一扣，再经加密，合成一个铁笼子。花栗鼠这回跳不出如来手心了。

我们遂心了，守着花栗鼠开逗开闹。看着它徒劳地嗑得铁丝嘎嘎响，本身也是一种开心——人就这玩意儿。

这天，花栗鼠突然大闹天宫，在铁笼里翻跟头打把式，吱吱叫。我们乱了方寸，不知它得了什么病。是不是关疯了？不能呀，头一天还好好好的。送给养的大马车来了，赶车的老头看了花栗鼠，大叫：“不好，坏菜了！要发山洪。快转移！再晚就操蛋了！”万里无云，会有山洪？但老头是山里通，他的话不能不听。

虽没亲眼见过山洪，但是住在山里，知道山洪的厉害。我们胡乱捆上行李，带上吃的，我忽然想起，有一支笛子应该带走，又把笛子塞进行李。志和跑出门又返回来，从板铺下拎双球鞋。大宝更是丢三落四，掀开炕席摸出几个信封。我们慌慌张张跳上给养车，准备回场部。屁股挨上车板，老田喊：“你们听！”突然来了大风，凉凉的。“要下雨？”“这是洪水带出的风！”老头解开马套子，喊：“往山上跑！跟着马跑！”

我们可真怕了。四匹解套的马，全都朝山顶跑去。我们跑到山上，喘息着。老田头说：“幸亏是花栗鼠，要不全完蛋了。”正说着，洪水像一面移动的墙下来了。排山倒海，摧枯拉朽，势不可挡，这些成语全是实实在在的，恰恰恰当的。我们的马架子，打个巨大漩涡，轰然漂走。土筐、柳条、木板打着旋上上下下，时有时无，还有的我帽子，我的脸盆。

山水来也快去也快。我们返回来时，看到的是废墟，翻弄东西时，我大吃一惊：花栗鼠的铁笼子，已经破成两半，花栗鼠没了。

我一拍大腿，这个后悔。要不是花栗鼠发出警报，我们全得跟铁笼子一样，变成两半儿。可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将花栗鼠带走。花栗鼠哪儿去了？“哪儿去了，要是不关笼子里，它早就跑了。关笼子里，肯定是没命了。”这个后悔，忘了花栗鼠。忘了救命的花栗鼠。人就这玩意儿，老是忘了根本。

大宝怨我，我怨志和，志和怨大宝。人啊，就这玩意儿，事后全怨别人。

